

遵循良知，拯救美国！

是什么使美国真正成为美国？是什么使美国真正超凡？我们是生来最聪明，工作最努力，还是总拥有最好的运气？我们世界级的大学还有航母集群是否能保证我们永远优越？

美国之所以超凡，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能把个人的正面发挥到极致。美国的繁荣、温暖和机会不断为其公民提供如此美好的平台，并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共同使得美国超凡。

我们之所以超凡，是因为我们互为促进，帮个体超越自我，成为超人的集体。我们相信每个人的挑战首先靠自己面对，而不是依赖政治领袖，蛊惑我们，“我单独就能帮你们都解决”（总统语）。

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也需要你努力进取。美国不是一个大部落，个人只要是其中的公民，祖辈以前做得很好，我就有资格得到分配。

伟大的国家难免也会有困境，我们应该一起去合作解决，而不是互相敌视，仇视那些非我族者的异类，陷入受害心理，加剧仇恨感。这很容易让我们沦为政客的猎物，那些嗅觉敏锐的政治人物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邪恶群体，近邻来的都是一帮强奸犯，等等。那些政治天才就是这样获得了人们的绝对忠诚，哪怕他在纽约繁华的五大道上杀了人也不会失去支持，因为他触动了人们心中的丑陋脆弱之处，便拥有我们的灵魂，甚至能征服一个虔诚的福音派教徒，哪怕事实证明他曾付给一位艳星十几万美元让她闭嘴。他甚至开始造舆论自己如耶稣一样是上帝特选，居然在美国也有了这样的造神运动。当总统公开号召被联邦调查局列为极端组织的“骄傲男孩”在大选期间待命时，不禁让我们想到历史上太多例子，政治领袖以爱国为伟大幌子召唤年轻追随者压制自己的政敌。

爱国是发自内心的，就像“9-11”后全国各地自发地升起美国国旗。但像1930-40年代的德国，旗帜堆积如山，当领导人竭力煽动，试图推动完全服从，压制了理性思考、基本的良知和常识时，这就成为一种扭曲的偏狭爱国主义。

美国肯定不是纳粹德国，然而，我们创损的政治体制已不能自动防止像2016年大选这样的极端政治现象。一部分人的政治疯狂，就可能在两极分化的政治格局中打破平衡，造成严重不可预料的极端后果。很多人只是看了几场电视辩论，就热情投票给某候选人，是因为被其高调话语深深触动，以为他同情他们被肮脏的政客、贪婪的企业和外国邪恶迫害而造成的痛苦，并轻信其承诺万能的他可以轻松解决。

当人们因高呼“把她关了”、“建那墙”、“墨西哥人付钱”而兴奋时，没有多少人真正要求一个认真仔细的考核过程，去真正了解这个人。他们还会再次投票给他，尽管所喊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总统确实有一个功劳，那就是重大减税，但支出并没有削减，而且赤字陡增，完全没有达到小政府这一保守派崇尚的实际目的。

那些被蒙蔽的信徒们其实本来就不太在意减税这档事情。能有场合机会把那些三字口号喊出来，否则要和其他一些欲望一样深深地压着。人无圣人，我们都有自己的阴暗面，可能被狡猾的政客操纵。

选择美国总统这个世界的强权职位就变得像一场真人秀或者一次购物体验，大家看促销做选定。我们两党制下的初选和最后终选，又经常使我们只能在两个烂人中选择最不烂的那个。

我们的选举过程和政治体制真的需要根本的改革，需要对候选人在选前选后都有更仔细透明的记录考察，有比单纯打不打勾更好的选择办法，有21世纪可靠快捷易验证又保护隐私的高科技投票方式。我们强大的国家需要重启！让美国再次伟大，要开始于各方走在一起，共同弥合一个分裂的国家。

我们不需要一个聪明绝顶万事通的总统，什么都懂，包括治疗新冠的神药，他只知道拉拢促进他自己的基本盘去碾压政治对立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富有同理心、行为正直、胸怀宽广的总统，能够把各方请到谈判桌上，找到共同基础，并肩克服未来的重大挑战。

美国优先是让所有美国人一起优先，而不仅仅是一方的美国人。

正如前俄亥俄州长约翰·卡西奇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可能会在政策上彼此持不同意见，但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一个分裂的美国将会衰落沉沦，伤害我们所有人。

我们现在应该把票投给谁？

投川，还是不投川？这是真正问题所在。

你16年投了川普没关系，我们多数保守派也都投了，当时我们希望有位局外人好好晃晃多诟陈腐的政治系统，但他在推倒整个大厦。不同意拜登的许多政策，也没关系。现在问题在于美国是不是还是那个美国，事关我们的家庭、社区，这个伟大的国家，甚至全世界的未来。

投票拜登，拯救美国！